

## 东岬漫笔

□木兰花

上船,入舱。除了游客,还有电动车、三轮车也依次驶入,想来都是小岛的居民。他们或采购物资,或做点小买卖,祖祖辈辈习惯于这固定的船班,在城区与小岛间短暂时往返。船舱里几乎坐满了人,舱外的人默默地注视着沿途的海景。不过十几分钟的船程,只是低头看手机的间隙,小岛已近在眼前了。

离岸,登岛。我和朋友沿海岸线一路前行,这里的壁画颇有特色,走走停停中,不知不觉间与同船来的游客拉开了距离,在一路的跟随后竟错过了上山的主道。

行至村落尽头,游客渐稀,偶遇一老农正挖芋艿,他直起身,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向远处说:“顺着山路也可到达山顶。”我和朋友欣然前往,这山间小径的两侧是幽深的树林。沿着平整的石阶拾级而上,露水悄然浸湿鞋面,鸟鸣空灵婉转,空气清新宜人,脚下的石缝间挤出一丛丛修长的野草,飘摇自在,倒是给这山野平添了几分清寂之感。无意间寻得这鲜有人知的小道,也是一种别样的体验。

一路前行,山路渐窄,树林繁茂,身在其中,空寂得让人心怯,以为山顶近在咫尺,峰回路转,却迟迟不见出口。不久便听到有些动静,天空豁然开朗,心中一喜,以为已至营地,原来是几位游客在山途中的亭子里歇脚。

穿出林间小道,与主道汇合,我们很快登顶了。令人惊讶的是,我们竟是一拨到达山顶的人。只见一座咖啡屋静立山巅,主人正在摆放茶点。一顶顶白色的帐篷如金字塔般散落四周,别具风情。我们在天幕下小坐,沉浸于乘舟徒步后的悠然。这座山虽不高,视野却极其开阔,整个海面尽收眼底,令人神清气爽。白鹭凌空翱翔,自在翩跹。薄雾还未散去,



隐在迷雾中的来往船只,划入平静的海面后又缓缓消失,像是电影里的一个片段。隐约可见的山峦与建筑,虽没有晴空之下的明朗,但在静谧之中生出一种朦胧的意境。

正沉醉间,乘坐观光车的游客与徒步的游人陆续抵达,山顶上弥漫着咖啡的醇厚香味。真可谓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,想象在此处静候日出,观赏落霞,仰望星海,野炊煮茶,尽情地漫步徜徉……于这一方天地间,静静地放空自我,心中定满是安然与喜悦。

在周边稍作游览后,便沿着主道踏上回程之路。山道中,与许多刚渡船上山的游客相遇,这些游客和我们一样,都是初次到访东岬

岛,总会问:“山顶有多远?”相视一笑,仿佛看到了刚才爬山时的自己。陌生的旅途大概就是如此吧,期待中充满新奇,欣喜中又有新期待。

船未至,在这充足的时间里,怎么能把这细微的小时光就这样浪费了?不由想起汪曾祺老先生在《人间草木》里写的:“如果你来找我,我不在,请和我们外的花坐一会儿。”我似乎听见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轻轻地回应着:“如果你等的船还没来,那就到处走走!”自然归途也就不那么赶了,索性就慢慢来,再吹吹咸湿的海风,听听澎湃的海浪,看看那滩涂上自由穿梭的招潮蟹,走一走沿山

而建的古村落……回程的路,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变得缓慢而悠长。

隔海相望,对岸城区高耸的建筑好像从未那么清晰,仿佛触手可及,又遥不可及。走在乡村小路上,一片片菜园生机盎然,几位老人在地里拾掇着萝卜、青菜。路边的网架上,红薯片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的香味。拍完整树的桂花,当我回眸中,朋友正蹲在树下专注地将满地的桂花圈成了心形,阳光如瀑布般倾泻,如碎金一样的桂花似乎更加鲜活起来。看着它那自得其乐的样子,深觉浪漫的诗意并不在于远方,而在于这细细碎碎的一草一木中,它或许是途经一朵花的盛开,或许是水塘里轻荡的芦花,抑或是不经意间落于肩头的一片树叶。

此时,就像回到了自己的村庄,这片土地有着故土一样的亲切。在这座半日即可走遍的小岛,正应了步道上的那句话“半边山,半边海,浪静风恬”,缓步于此,这难得的宁静和闲适,倒有些不舍离去。

码头上,不少游客拎着一袋袋蔬菜,老人售卖的农家菜还是很受欢迎的,咱也顺便买点带回家。

……  
“船来了!”不知谁喊了一声,人群纷纷走向码头。这周末的小岛亦在人群的消散中安静了下来。

渡轮徐徐地切开平静的水面,留下一长串波浪。小岛在视线中渐渐淡去,海风轻拂地拂过心头,有几分流连,亦有几分遗憾。只是未寻访到岛上的“欢喜书店”,不知究竟在哪个方位?也许是我们来得太早,不自觉地与之错过了。这样反倒成了下次来访的首站了。

那在心底留个念想吧,就像再“岬”时的欢喜。

## 大凉山的光

□乐慧敬

大凉山的光,是沉默的信使。它不似东海晨曦那般喧闹着跃出海面,却从千山万壑的缝隙里一寸寸渗进来,小心翼翼地探入土坯房的窗棂,落在孩子们带着高原红的脸颊上。这束光,牵引着我们从东海之滨,一次次走进这片群山环抱的土地。

2016年,我们初次抵达大凉山时,暮色正浓,像秋叶泡开的醇茶沉沉压在山峦上。夕阳余晖将梯田与土坡染成暖褐,山风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气息拂过脸颊,远处几缕炊烟与暮色交融,如同一首无声的歌。在特布落乡瓦曲村,我和秋叶、何军等五人蹲在土坡上与灶火较劲,何军举着铲子的模样,恰似在跟这个倔强的山坳掰手腕。“早知道带个酒精炉子来!”他烟卷叼在嘴角嘟囔,火星子溅在镜片上,给灰扑扑的山坳添了点跳脱的光,“这地方连块像样的石头都藏着掖着。”

出发前小雨往秋叶包裹里塞钱的样子总在眼前晃,指尖还沾着刚挑拣过虾皮的盐粒,五香酥脆的栗子被他按得平平整整。秋叶是舟山携手志愿者协会会长,也是“舟山市优秀志愿者”,2014年便开始往大凉山送冬衣,我们此行是第一次同行。

三岗乡石普村村办小学的操场上,穿红羽绒服的小姑娘刚怯生生伸出手,一个小男孩就一把抢过糖,哭声惊得土坯房上的麻雀扑棱棱飞。墙根下晒太阳的老汉们眯着眼睛看热闹,嘴角挂着看透世事的笑意。三水扛着长焦相机奔前跑后,说要挑好照片发朋友圈。这位前舟山电台“午夜专栏”主持人,声音浑厚磁性,上世纪90年代曾是无数舟山人午夜梦回的慰藉,编辑部的信件曾如雪片般飞来,他

封封必回的笔迹同样抚慰人心。他带着镜头来大凉山寻找“素材”,说这里的人眼睛里有故事,比任何电台声音都更真实动人。

当年跟黄土柴火较劲的何军,如今已是衢山岛微传媒工作站站长兼村书记。他的两个微信号有近万好友,朋友圈里的失物招领、船期信息比村广播还快。如今的他每天为家乡特产吆喝,将东海鱼鲞、海鲜通过网线销往远方,为孤寡老人送热菜热饭成了他的日常,乡亲们亲切地称他为“小何书记”。

2017年,队伍里多了娜姐。这位河南周口姑娘大学毕业后,父亲已为她落实中学教职,不愿按部就班的她逆着家人南下舟山,从零打拼成一家科技公司的老板。或许是自身经历让她更懂远方的意义,她毫不犹豫地加入我们,登山包里塞满书和学习手册,说要给孩子们上“带海风味”的课。

在四开乡东启石笑霖中学,我们遇见了支教五年的小万老师。这位原河南三门峡住建局公务员,得知大凉山缺教师后,毅然停薪留职前来,一待便是数年。小万说,山里的夜来得早且静,清冷的月光勾勒出刀削斧劈般的山崖轮廓,山谷雾气如轻纱覆盖村寨,松林在夜风中沙沙作响。

“这是伊伊。”万老师把一个圆脑袋孩子往前推,娃手里攥着半截铅笔,裤脚破洞里的脚踝细得像芦苇。不远处的妇女们穿着油腻棉袄,袖口领口磨出毛边,眼神里混着好奇、羞涩与不易察觉的期盼,像夜色里的星。娜姐掏出巧克力,伊伊却往后缩,直勾勾盯着她胸前的钢笔,那眼神比夕阳还亮。娜姐的镜头里突然闯进个赤着脚的奶娃,摇摇晃晃抱住我的腿,仿佛要把这辈

子的指望都缠在裤管上。这张照片后来成了舟山的“名场面”,至今仍是我朋友圈的主画面。

秋叶又哭了,为那个胳膊带疤的娃。娜姐想换纱布,孩子妈却紧紧地抱娃搂进怀里:“涂点红药水就能好。”语气执拗。女人的脸被高原风吹得黝黑粗糙,布满细密裂纹,抱着孩子的手臂青筋凸起,是常年劳作的印记。

“懒是会生根的。”万老师给我们倒酒,粗瓷碗里的酒液晃出涟漪,“这里的女人勤快,上次见几个男人蹲在牛粪堆上烧火喝啤酒,婆娘背着生活用品爬陡坡,他们眼皮都没抬。”我和三水凑过去也对瓶喝,啤酒沫沾满脸庞,直到夜色沉沉,那几人才起身拍灰,留下满地酒瓶与炭火渣。

半夜我被窸窣窣的声音弄醒,看见伊伊蹲在角落,用娜姐给的笔在地上画画。月光如银粉洒在他专注的侧脸上,照亮了那幅歪歪扭扭却充满生命力的画。秋叶悄悄把他抱进怀里,娃竟在梦里咯咯笑,大概以为自己躺在带甜味的棉花堆里。那晚三水没睡,坐在屋外对着漫天星斗打开录音笔。后来他的“午夜专栏”里,多了些来自大凉山的声息,直到退休仍在传递——伊伊的故事、村长的故事、我们这群人的故事,他的声音依旧浑厚,却多了几分大凉山的温度。

2018年,舟山建筑老板、中老年足球队主力大狼加入队伍。他跟着我和秋叶念叨了三年要去大凉山,此次精心准备:“咱不送旧衣,都买新的。”因他坚持要去悬崖村,我们再次出发,从昭觉县城颠簸两小时抵达。这座位于美姑大峡谷悬崖上的村落,2015年有公益人投入百万修了钢梯,2018年时山顶仍有几十户人

家,有孩子的家庭多已搬到山下政府安置房,如今这里已被文旅集团投资开发,索道开通后村民收入大幅提高。

支莫尔乡的薄雾如乳白色纱幔罩村寨,远山在雾中若隐若现,像未干的水墨画。太阳跃出山巅,金色光芒穿透薄雾洒下斑驳光影,小溪潺潺如银色丝带缠绕村寨。村口老槐树下,背着背篓的村民驻足观望,古铜色的脸上刻着深皱纹,眼神平静地注视着我们。快50岁的村长皮特,脸上皱纹如刀刻,手里盘着油亮的旱烟杆。他围着黑猪转了几圈,用浓重的彝族口音对大狼说:“这猪喂了一年多,待会杀了给你们吃!”娜姐在一旁采访村书记,闻言扭过头来,阳光洒在她恬静的脸上,映出细小绒毛,她说要写专题报道宣传悬崖村。

杀猪时,那猪在山坡上窜得比狗快,大狼追得直喘气,最后靠孩子们围堵才按住。村长挥刀割猪时娜姐别过脸,大狼却看得津津有味。当火塘边的五花肉煮得咕嘟响,血沫子浮在汤面,秋叶和娜姐捏着玉米馍的手直打颤,大狼却捞起一大块,油星溅在红背心:“香!带劲儿!”

如今再翻那些照片,指尖划过一张张笑脸,大凉山的日夜便如画卷展开:土灶边秋叶被风吹歪的徽章,娜姐俯身为伊伊贴创可贴的侧脸,大狼爬钢梯气喘吁吁的模样,三水、何军奔前忙后的身影,还有蜿蜒山道上云雾流淌,伊伊从树影里窜出,举着彩笔画的、长着硬翅膀的小鸡。

大凉山的光,不仅照亮了群山与孩童,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路。那些跨越山海的相遇与坚守,那些平凡人心里向善与滚烫,都在这束光里,沉淀成最动人的生命印记!

## 大伯

□姚峰峰

大半年前,一位同村的老同学聊起来,说他得了坏病,终日卧床。情况似乎很严重,治疗也就是拖时间。算算年纪,也已80岁出头,人生要朝着来时的方向走了。如此一说,我确有一年多没见大伯了。

我本打算去看望一下,后来杂事一忙,竟然一直没能成行。其实,我在心里想着,看望病人终是很揪心的事,他如果还能认得我,相对说些什么?如果他意识清醒,还记得当年我母亲出的车祸,心里或许还会耿耿于怀。

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,从前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。如今,两个都已亡故的人,到头来,还是成了邻居,住在了同一块墓区,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,说说就开了。

从我爷辈论,他是我小阿爷的大儿子,家有七兄弟,我在小时候看动画片《葫芦兄弟》时,总是会想起他们来。

小村三面环小山,一面向海,上几代,除了个别渔民,大多是农民,面朝黄土背朝天的,在当年乡镇的菜场上,大多数菜农都是我老家村里的。从最初的肩挑板车运到后来的三轮车运输,再后来有些人种上了大棚户,季

节性的果蔬也多了,还有几家脑袋活络的,从城里农贸批发中心进货,成了菜场里固定的大摊贩,小村的菜农在镇菜市也算小有名气。

小阿爷家的老屋是村里一排矮旧的土坯瓦房,待到分家之时,这么多儿子每家一间,已是最好的结果了。印象中,小阿爷过世得早,从家里的状况可以推测,大伯分家讨媳妇之时的困境,长兄为父,小家都要照顾。大伯生下两个儿子,要填饱一家人的肚子,两个孩子要读书,家庭压力可想而知。也是从种地起家,没日没夜地操劳,那昏暗的灯光下,逼仄的小屋里,一家人打理事务的情景历历在目,常常很晚才能坐到饭桌前。其实,当年的小村,大抵如此,我也是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,干过各种各样的农活。

大哥人实在,话不多,书读得还行,只可惜,当年高考差了几分没能上大学,没有选择复读,去了村外的一家机械厂打工,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,成了车间的小管理层,收入有了提升,家里的条件总算稍稍有些宽裕。转眼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,印象中,他是晚婚晚育的,哥牌会持家。如今,一对儿女有成,可谓家庭幸福了。

和大哥相比,小哥前些年的踪迹有些不定,是我们方言里所说的麻雀般的行迹。为此,父子之间好像也闹了些不愉快。后来,兴起船员行当,大规模的转产转业,许多农民丢下锄头也都去培训考证了,小哥也进入了培训的大军,考了水手的资格证书,还是无限航区的,可以出国的。

20多年前,村里曾经开过一家砖厂,砖厂就在村口的一片荒地上。大概是村社引入的项目,外来老板投的资,一小部分村民还入了股,砖厂便轰轰烈烈地开了起来,竖起的大烟囱估计有40米高,是当时小村里最高的建筑了。不少村民在那里做小工,包干计件制。坊间有说,那个外来老板是大伯介绍来的,大伯把多年来积下的积蓄也入了股,还当起了管事的角色。至于砖厂投产了几年,最终有没有收回成本,我不得而知。印象中,过了没几年,那地方连同周边大片的土地都被集体收回了,这里要建远洋渔业基地,规划很大,引入了许多的企业,许多的厂房陆续立了起来。

虽然说到底,这开砖厂还是与土地打交道,只不过是把上好的黄泥加工成砖头出售,但还是需要一些经营之道的,大伯那几年,为了跑业务也没闲着。不管怎么说,大伯也曾是

当过老板的人,这在村里很长时间内也能成谈资,当然,连带的话题总被人添油加醋,成为令人感兴趣的小道消息。

出丧那天,道场班的仪式是重头戏。拜路祭时,哭旦上场,声情并茂,直哭得人肝肠寸断。功课是要做的,大概了解一下逝者的过往,便可以发挥了。你若闭上眼睛听,心当为之所动。哭到小哥不离床头守了半年,他刚上了远洋船,大伯却断了那口气。终究没有见上大伯的最后一面。人在茫茫海上,岂能想回就回?一众跪拜小辈皆泪流呜咽。

村口搭起的帐篷里,桌上冷盘已经摆齐,大厨在锅灶前准备得当,只等一众宾客围坐,便要放开手脚大干一场。菜是好菜,烟是好烟,酒是好酒,已与喜宴排场无异,只是宾客随身带去的,从糖果礼品换了白包馒头。

无论红白之事,每每都是村里族亲相聚的机会,见到的人脸日渐陌生,迁居村外,见面的日子少之又少。我时常回村里走走,已看不到几个小辈人,村口小店常坐的是上了年纪的老者。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外地打工仔租住在这里,小村便会显得异常冷清。每个老人都是一个宝,是往事留给小村的见证,每走一个,都似丢在风中的一件白手帕……